

县级公共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中的创新实践与路径研究

王单¹

(鹤峰县图书馆, 湖北 鹤峰 445800)

摘要: 随着“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 县级公共图书馆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它不仅是知识传播的窗口, 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最贴近群众的文化空间。本文以县级图书馆为研究对象, 探讨其在全民阅读推广中的创新实践与发展路径。研究发现, 县级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普遍存在资源不足、人才匮乏、数字化水平低、社会协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但同时也在机制创新、品牌建设、数字化推广与社会合作等方面展现出新的活力。部分地区通过打造地方特色阅读品牌、构建“馆校共建”体系、发展线上阅读平台等方式, 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阅读推广模式。文章指出, 未来县级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应注重制度保障的完善、人才体系的建设、数字化转型的深化与社会协同的扩展, 使阅读从一次次活动转变为常态化的文化行为。阅读推广的核心不在形式, 而在于能否激发公众内在的阅读需求, 让阅读成为一种持久的生活方式。县级图书馆的文化价值, 正体现在这种静水流深的文化持续力之中。

关键词: 县级图书馆; 全民阅读; 公共文化服务; 数字化转型; 阅读推广

DOI: ***

第一章 引言

在文化强国建设不断推进的当下, 全民阅读已经从一项倡导性的文化活动, 逐渐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关于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等政策文件接连出台, 明确提出要完善全民阅读推广机制, 强化图书馆在公共文化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1]。在这一宏观背景下, 县级公共图书馆作为国家文化服务体系的基层支点, 承担着连接城市与乡村、传播知识与文化的双重使命。它既是县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也是推动社会文化均衡发展的关键力量。

然而, 从全国范围来看, 县级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中的发展状况并不平衡。部分地区受限于财政支持不足、人力资源短缺、数字化设施滞后, 阅读服务的质量与覆盖率仍存在明显差距。一些馆的阅读推广工作仍停留在传统的“办活动—发图书—做宣传”层面, 缺乏系统规划与持续影响力。与此同时, 公众阅读习惯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移动阅读、碎片化学习、短视频内容的普及, 使传统阅读推广方式面临挑战。县级图书馆要在这种多元信息生态中保持吸引力, 必须突破传统的馆舍思维, 从服务理念到运营机制实现创新。

县级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具有独特的区域性特征。一方面, 它服务的群体以基层居民为主, 阅读需求更贴近生活、教育与职业现实; 另一方面, 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常常兼具城乡特征, 资源分布不均、人口结构复杂。这就要求县级图书馆在推广全民阅读时, 既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实现资源共享, 也要立足本地文化根基, 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阅读内容与活动形式。例如, 一些地区通过“乡村书屋+县馆指导”模式实现了基层阅读服务网络化, 另一些地区则依托地方文化资源, 开展“家乡文脉讲堂”“红色故事诵读”等主题活动, 在增强群众文化认同的同时, 提升了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 [2]。这些实践说明, 阅读推广的核心不在形式, 而在于能否建立与县域社会结构相匹配的文化传播机制。

在新时代公共文化政策的引导下, 县级图书馆正处于转型的关键节点。数字化阅读环境的形成, 使公共图书馆的边界不断延展; 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参与机制的引入, 也为阅读推广提供了新的动力来源。与此同时, 图书馆员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 从传统的“藏书管理者”转向“阅读推广者”“文化策划者”和“知识服

¹ 作者简介: 王单(1984—), 女, 本科, 行政管理, 鹤峰县图书馆馆长,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数字化阅读。

务者”。如何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构建兼具普惠性与创新性的阅读服务体系，成为衡量县级图书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3〕。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从县级图书馆的实际出发，探讨其在全民阅读推广中的创新实践与发展路径。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县级图书馆如何在体制与资源约束下推动阅读服务创新？哪些机制能够提升公众参与度与阅读体验？数字化与地方文化能否实现融合发展？通过对典型案例与政策导向的综合分析，本文旨在揭示县级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与实践模式，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操作的路径参考。

第二章 县级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现状与问题

县级公共图书馆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层节点，其阅读推广工作直接关系到全民阅读战略能否在县域层面落地见效。从近几年各地实践来看，县级图书馆的服务职能逐渐从“藏书—借阅”转向“阅读—传播”，阅读推广活动的数量与形式显著增加，但在质量、持续性和社会影响力方面仍存在不小差距。现阶段的主要特征与问题，大致可以从资源配置、服务方式、数字化能力与社会参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从资源配置角度看，多数县级图书馆仍受制于财政投入不足。馆舍面积、藏书量、馆员数量与读者规模之间的比例普遍偏低，尤其在人口分布广、财政收入有限的中西部地区，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根据《中国图书馆年鉴（2023）》数据显示，县级图书馆的人均馆藏量和人均阅览座位数均显著低于国家标准要求，且经费支出中用于阅读推广的比例不足 10%〔4〕。有限的经费使得活动策划与设施更新受限，也难以形成持续性的阅读品牌。一些馆虽然设立了“读书节”“亲子阅读周”等活动，但往往因资金、人员不足而流于短期行为，缺乏深度与后续影响。

在服务方式上，阅读推广仍以传统线下活动为主，形式较为单一。许多县馆仍停留在组织讲座、展览、读书竞赛等模式上，活动设计缺乏针对性与互动性。部分读者特别是青年群体，对此类活动的参与热情不高。相比之下，具有创新元素的阅读推广活动（如沉浸式阅读体验、阅读+艺术融合活动等）较少。一些馆在创新过程中也面临观念与能力的双重挑战：馆员专业能力有限，对新媒体传播、数字策划和阅读心理学缺乏理解，导致活动难以适应多样化阅读需求。

数字化服务能力的不足，是制约县级图书馆阅读推广现代化的关键问题。虽然不少地区已建设数字资源共享平台，但实际利用率不高。部分系统界面老旧、操作复杂，缺乏用户体验设计；数字资源更新滞后，且与读者兴趣不匹配。另一方面，数字化推广手段的匮乏，使得县级图书馆难以进入年轻读者的日常阅读生态。例如，一些馆开设微信公众号或短视频账号，但内容更新频率低、传播力弱，未能形成持续互动。数字阅读正在成为阅读主流，而县级图书馆在这一转型中显得相对被动〔5〕。

此外，社会协同机制尚不健全。县级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多依赖政府文化部门，社会力量参与度有限。与学校、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等的合作缺乏常态化机制，导致阅读推广的资源整合度不足。部分地区虽尝试建立“馆校共建”“馆社联动”模式，但缺乏制度化安排和长期激励。例如，图书流动站、农家书屋等基层阅读节点往往依赖临时项目支撑，缺乏专业管理与经费保障，造成使用率下降、设施闲置。

值得注意的是，阅读推广的受众结构也呈现出分化趋势。中青年读者偏好数字阅读、快速信息获取，而老年群体更倾向于传统纸质阅读。县级图书馆在不同年龄层之间缺乏差异化策略，推广内容与方式未能精准匹配受众需求。此外，农村地区的阅读参与度仍然偏低，交通不便、信息滞后、教育水平等因素共同影响着阅读活动的普及。阅读推广要真正实现全民化，必须打通城乡文化服务壁垒，实现资源、渠道与服务的下沉。

总体来看，县级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仍处于由“活动驱动”向“体系驱动”转型的过渡阶段。多数馆已意识到阅读推广的重要性，但在顶层规划、机制建设与创新能力方面仍显不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县级图书馆不仅需要外部政策支持，更需内部机制的更新与能力的再造。阅读推广不应仅被视为一次次文化活动，而应成为一种社会文化行动体系，贯穿于公共文化治理与居民精神生活的全过程〔6〕。

第三章 县级图书馆全民阅读推广的创新实践与典型经验

县级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创新实践，源于现实条件的制约，也得益于文化政策的持续推动。它既是基层文化服务理念的转型结果，也是公共文化体系在县域落地的必然选择。近年来，随着“全民阅读”成为国家战略，县级图书馆不再满足于提供借阅和活动场所的传统功能，而是开始主动寻求社会化传播与多元化服务的可能性。许多馆从读者需求出发，探索新的阅读空间和传播方式，使阅读活动从“走进图书馆”逐渐演变为“让图书馆走出去”。在这一过程中，阅读推广的边界被不断拓宽，形式也呈现出更具活力的多样化特征。

一些县级图书馆通过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阅读品牌，实现了阅读推广的差异化和本地化。例如，某些

地区依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将阅读活动与民俗、非遗、乡贤文化相结合，打造出既具文化温度又有社会影响力的品牌。这种以“文化再发现”为核心的推广模式，使图书馆成为承载地方记忆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平台。读书会、地方作家沙龙、红色故事诵读等形式的活动，逐渐取代了过去单一的讲座与展览，成为推动阅读生活化的重要途径。许多读者正是通过这些活动重新建立了与书籍、与公共空间的联系，这种亲近感也增强了县级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存在感 [7]。

数字化阅读的兴起为县级图书馆提供了新的转型契机。越来越多的馆舍开始运用互联网技术，将阅读推广从物理空间延伸到虚拟空间。线上阅读平台、小程序、微信公众号和短视频成为新的服务渠道，不仅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也让年轻群体重新参与到公共阅读中。部分县馆推出了“云上图书馆”“移动借阅”“掌上荐书”等数字化服务，读者可以通过手机借阅电子书、参与线上朗读或评论互动。数字化不仅扩大了阅读推广的覆盖面，更重塑了图书馆的传播逻辑——从提供资源到构建阅读社区，从被动服务到主动连接。这种变化体现了县级图书馆在新媒体语境下的自我更新能力。

在县域社会结构中，图书馆的影响力往往取决于其能否与其他文化主体形成有效联动。越来越多的县级馆开始意识到，单靠自身资源难以维系长期推广，因此主动与教育、社区、企业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一些地区以“馆校共建”为切入点，通过共设阅读课程、共建图书角、共享资源数据库等方式，将阅读推广纳入教育体系，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也有一些馆与妇联、团委或文化志愿组织合作，联合开展女性阅读、亲子阅读、农村阅读等主题活动。这种跨部门协作的实践，使阅读推广从行政行为转变为社会行动，形成了更具韧性的文化传播网络。尤其是在基层治理结构逐步开放的背景下，图书馆正在成为连接政府、社会与公众的重要桥梁。

在阅读空间建设方面，县级图书馆的思路也在不断更新。过去的图书馆常被视为相对封闭的学习场所，如今越来越多的馆尝试以开放的姿态融入社会生活。一些地方将图书馆改造为“城市客厅”“文化书房”“青年空间”等多功能文化场所，打破了读者与馆舍之间的心理距离。流动图书车、乡村书屋联盟、社区阅读角等新型阅读空间，使阅读资源得以延伸到乡镇和社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种“阅读下沉”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填补了文化服务的空白，也为基层居民提供了学习与交流的公共平台。县级图书馆正通过这些灵活的空间布局，将阅读变成一种“可触及的公共体验”。

管理机制的创新同样在悄然发生。部分县馆在实践中引入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通过阅读积分、志愿服务认证等方式鼓励公众参与。一些馆员从“管理者”转变为“活动策划者”，主动走进社区和学校，成为阅读推广的组织者和引导者。社会志愿者的加入也为图书馆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不仅承担活动执行，还参与内容策划与传播。馆员与志愿者之间的合作，形成了新的阅读推广力量。不同于以往行政命令式的文化供给，这种由内而外的动能让县级图书馆在文化生态中焕发出更持久的生命力 [8]。

从整体上看，县级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创新正在呈现一种由点到面的演进态势。它不再局限于单个活动或项目，而是逐渐形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实践。阅读推广不只是文化消费，更是一种社会连接的过程。图书馆通过组织阅读活动、提供阅读空间、构建阅读社群，将原本分散的个体聚合成共享文化经验的群体。阅读由此超越了个人行为，成为县域社会的精神纽带和情感认同载体。虽然各地的实践存在差异，但其共同的价值方向是一致的——让阅读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让图书馆成为县域文化的核心节点。这种转变标志着县级图书馆不再只是知识存储机构，而正在成长为推动社会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第四章 县级图书馆全民阅读推广的深层问题与制约因素

县级图书馆在全民阅读推广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整体来看，这些成绩仍然是阶段性的、局部性的。阅读推广工作的表层活跃掩盖了深层矛盾的积累，许多问题并非源于执行层面的不足，而是根植于体制机制、资源结构与社会认知的复杂关系之中。县级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层末端，其运行逻辑始终受到财政约束、行政管理模式和社会参与度的多重影响。只有深入剖析这些结构性制约，才能理解阅读推广为何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持续动力。

最突出的制约仍然来自体制结构。长期以来，县级图书馆的管理模式普遍依附于地方文化行政系统，经费来源、岗位设置和项目立项都具有高度的行政依赖性。虽然近年来“文化事业单位法人化”改革不断推进，但多数县馆仍未完全实现自主运营。预算拨款的刚性限制使得阅读推广活动常被视为“可有可无”的附属项目，而非核心业务。一些地方在政策口号上高度重视全民阅读，但实际资源投入有限，导致图书馆在落实层面陷入“有任务无资金、有要求无编制”的困境 [9]。这不仅削弱了馆员的积极性，也使阅读推广缺乏制度保障。

人力资源短缺是县级图书馆面临的普遍难题。许多馆的工作人员编制有限，往往兼任多个岗位，既要负责管理，又要承担宣传和活动执行。专业阅读推广人才的匮乏，直接影响了活动的创新性和专业性。当前的馆员队伍年龄结构偏大，信息技术与新媒体传播能力相对薄弱，而年轻人进入公共文化系统的意愿不

足，导致人员更新缓慢。这种人力供给的结构性滞后，使得阅读推广在执行过程中呈现“想做而做不深、能做但难出彩”的尴尬局面。

资金保障机制的不足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困境。县级财政普遍紧张，文化投入常常要在文旅、教育、宣传等多个部门之间平衡，图书馆的专项经费往往被压缩到最低限度。许多阅读活动依赖临时项目或上级拨款，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缺乏持续投入意味着难以形成品牌，也无法积累经验。县级图书馆的活动策划往往呈现短期性和碎片化特征，难以构建系统化推广体系。财政不稳定也直接影响图书采购、设备更新与数字平台维护，使得图书馆的整体服务能力无法适应新的阅读需求。

在社会层面，公众对阅读推广的参与度仍然有限。县域居民尤其是农村地区的阅读习惯尚未普及，阅读时间受到工作压力、生活节奏及文化消费方式的制约。移动娱乐的普及削弱了传统阅读的吸引力，短视频与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分流了注意力。一些读者对图书馆的印象仍停留在“借书的地方”，缺乏对其公共服务功能的认知。县级图书馆要打破这种刻板印象，需要更高的传播能力与公共沟通技巧，而这正是当前基层图书馆普遍欠缺的能力。

此外，数字化转型的不均衡也成为新的分化因素。虽然部分县馆建设了数字阅读平台，但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许多系统仍停留在资源上传和检索层面，未能形成互动与个性化服务。信息化设备的落后与网络条件的不稳定，使得数字阅读推广在乡镇地区难以普及。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数字化投入往往偏重硬件建设，而忽视内容运营与用户体验，导致“建得快、用得少”的现象。数字化本应成为公共阅读服务的加速器，却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城乡文化资源的差距。

文化认同与阅读观念的差异也制约了阅读推广的社会基础。县域文化结构具有明显的熟人社会特征，人们的文化需求往往围绕生活实用与人际关系展开，而系统性的阅读活动需要时间投入与精神专注，这与基层生活节奏存在一定冲突。许多地方虽然热衷举办阅读活动，但受众的参与常出于形式或任务，而非内在兴趣。阅读推广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让阅读回归日常，让书籍重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图书馆的工作，更是社会文化心理的重塑。

从制度到文化的多重约束，使得县级图书馆的创新难以持续。即便有些地方通过外部项目或个人努力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在体制和资源框架内仍难以形成长效机制。许多阅读推广活动结束后缺乏评估与跟进，成果难以转化为制度经验。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重新认识县级图书馆的社会角色——它不应仅是文化服务的末端执行者，而应成为县域公共文化生态的组织者与推动者。唯有突破行政依赖、强化专业能力、扩大社会参与，阅读推广才能从“活动”上升为“文化行动”。县级图书馆的未来，不取决于一次活动的热闹，而取决于能否在制度和观念上实现真正的自我革新〔10〕。

第五章 县级图书馆全民阅读推广的发展路径与政策建议

县级图书馆要在全民阅读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关键在于如何从被动的政策执行者转变为主动的文化引导者。从目前的实践看，县级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已具备一定基础，但要形成持续影响力，必须在体制机制、服务方式与文化理念上实现多维突破。未来的发展路径不应仅依赖资源投入的增加，而应注重治理方式的创新与社会协同的深化。只有当阅读成为一种被社会共同维护的公共价值，图书馆的功能才能真正体现。

首先，县级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制度保障的再设计。阅读推广需要稳定的财政支持和灵活的管理机制。地方政府应将全民阅读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考核体系，建立与人口规模、服务覆盖率挂钩的经费拨款机制，使阅读推广不再依赖短期项目和临时活动。同时，应进一步推动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赋予馆长更多的自主决策权和经费使用权，让图书馆在具体事务中能够独立谋划、灵活运作。制度的放权与资金的稳定，是实现创新的前提。

其次，应着力于阅读推广的人才体系建设。馆员不再只是管理者，而应成为阅读组织者、文化策划者与传播者。要通过在职培训、跨领域学习和区域交流，提升馆员的活动策划、数字传播与公共沟通能力。同时，应建立县域阅读推广人才库，引导教师、作家、媒体人、志愿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阅读推广。阅读推广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者的专业性和感染力。县级图书馆应成为这些社会力量的组织平台，让更多的文化主体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角色。

在服务理念上，县级图书馆需要完成从“资源供给”向“需求导向”的转型。传统的馆藏建设和活动策划往往以馆方意愿为主，而新的阅读生态要求图书馆能够真正理解读者。通过数据分析、问卷调查和日常互动，了解不同群体的兴趣结构与阅读行为，形成精准化服务。阅读推广不再是“告诉读者该读什么”，而是“帮助读者找到他们愿意读的内容”。这种转变意味着图书馆要具备内容策划与情感连接的能力，让阅读服务更具温度与互动性。

数字化阅读的发展为县级图书馆提供了实现跨越式提升的可能。建设“智慧图书馆”不应仅停留在设备

更新，而要实现技术与文化的融合。县级图书馆可依托地方文化云平台，整合电子书资源、地方文献、视听内容，打造一体化数字阅读空间。同时，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特性，开发轻量化应用，如数字阅读小程序、线上荐书与社群讨论。数字化的核心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让阅读更便捷、更可分享。它不仅能吸引年轻人，也能让偏远地区的居民享有平等的阅读机会〔11〕。

阅读推广的社会化是县级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县级文化体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图书馆无法独立承担全民阅读的全部职能。政府、学校、社区、企业、媒体、社会组织应当共同构建“多元共治”的阅读生态。县级图书馆可以成为这一体系的协调中枢，整合资源、制定标准、提供指导。例如，可通过建立“县域阅读联盟”，实现跨部门协作；通过“馆校共建”机制，将阅读推广融入教育体系；通过与企业合作，形成社会赞助与品牌共建机制；通过与社区共建阅读角、流动书屋，让阅读服务深入日常生活。阅读推广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社会各界的参与广度。

更长远的路径在于让阅读回归社会生活的本质。县级图书馆应把推广的重心从“活动”转向“文化氛围的营造”。阅读不应只存在于节日和宣传月，而应成为一种持续的社会习惯。通过营造“可见的阅读场景”和“可感的阅读温度”，让阅读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自然部分。小镇的咖啡馆、车站的候车厅、学校的走廊、社区的院落，都可以成为阅读的延伸空间。图书馆的价值不在于建筑的规模，而在于能否让更多人愿意停下来读几页书。

在政策建议层面，国家与地方应继续强化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结合。中央层面的文化战略为全民阅读提供了方向，但真正的生命力来自基层的创造。应鼓励县级图书馆申报阅读创新项目，设立专项基金，推动区域间经验交流。省级图书馆可承担培训与指导职能，形成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与此同时，应完善阅读推广的评估体系，将社会效益纳入绩效考核，不以活动数量为唯一标准，而以阅读参与率、满意度和影响力作为衡量指标。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县级图书馆从“做活动”转向“育文化”。

总的来看，县级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不再是单纯的文化任务，而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它需要体制的支撑、人才的支援、技术的创新与社会的共鸣。未来的县级图书馆，应当是一个开放的文化平台，是阅读的引导者，也是公共生活的参与者。只有在这种开放与共享的理念下，阅读推广才能真正融入县域社会的精神血脉，成为一种内生的文化力量〔12〕。

第六章 结语

县级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之路，是一条由实践摸索而成的路。它没有现成的模式，也不存在可照搬的答案。每一个成功的案例背后，都凝聚着地方文化的特质与实践者的智慧。回望这些年全民阅读在县域的推进，从最初的政策号召到如今的常态化行动，图书馆的角色悄然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只是书籍的存放地，而成为一个让人重新理解阅读、体验公共生活的空间。

阅读推广的真正意义，从来不止是“让人读书”，而是让更多人愿意在阅读中找到自我成长的可能。在县域社会里，这种意义尤为重要。这里的读者多为教师、学生、工人、农民，他们的阅读需求简单却真切。他们需要图书馆提供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被尊重的文化机会。阅读活动的组织者，往往是熟悉乡情的馆员，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让一本书、一场讲座、一段故事在小城的角落生根发芽。也许规模不大，但意义深远。

未来的县级图书馆，应当在坚守与变化之间找到平衡。一方面，它要继续承担公共文化的普惠职责，让更多人能够平等地接触知识；另一方面，它也需要勇于创新，主动融入数字化时代的文化生态。阅读推广不应被动地适应新技术，而应学会利用新媒介重新定义阅读。短视频、线上书评、数字书房、虚拟读书会，这些形式并非取代传统，而是让阅读拥有新的表达方式。当阅读从书页走进屏幕，又从屏幕回到心灵，图书馆的边界也被悄然重绘。

然而，阅读推广的长久生命力，不取决于活动的热闹程度，而取决于是否真正形成了阅读文化的内在循环。政策可以推动，项目可以带动，但唯有阅读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推广才算真正成功。县级图书馆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执行者，更是文化生态的培育者。它需要有耐心，有定力，更要有理解人心的温度。因为阅读推广的本质，终究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对话。

当图书馆的灯光在夜晚依旧亮着，当孩子放学后在阅览室翻看故事书，当老人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读报，当年轻人愿意在周末参加一次小型读书会——这才是全民阅读的真正景象。阅读不是被要求的任务，而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文化生活。县级图书馆的使命，正是在这些细微处持续生长，在无声中塑造县域社会的文化气质。

阅读推广的路还很长，也许不会一帆风顺，但它的方向始终明确——让更多的人通过阅读走向世界，也让世界通过阅读重新理解这片土地。县级图书馆的未来，不在规模的大小，而在能否持续点亮那盏文化之灯。正如学者所言，公共文化的力量，往往不在喧嚣之处，而在那些静默的、持续发光的地方〔13〕。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 [R]. 北京: 国家新闻出版署, 2021.
- [2] 李晓东. 县级公共图书馆全民阅读服务创新路径研究 [J]. 图书馆论坛, 2023, 43(4): 15-23.
- [3] 王燕.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的县级图书馆功能转型研究 [J]. 图书馆学研究, 2022(6): 41-48.
- [4]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年鉴 (2023) [R].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3.
- [5] 张颖. 数字化背景下县级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创新研究 [J]. 图书馆建设, 2023(5): 22-28.
- [6] 刘丽. 全民阅读战略下县级公共图书馆转型发展路径探析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6(10): 34-42.
- [7] 王敏. 县域文化建设与阅读推广的融合路径研究 [J]. 图书馆学刊, 2023(7): 19-26.
- [8] 陈丽. 县级公共图书馆全民阅读服务创新与社会协同机制构建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6(12): 58-64.
- [9] 李倩. 县级公共图书馆经费保障与管理机制研究 [J]. 图书馆学刊, 2022(9): 33-40.
- [10] 张宏伟. 全民阅读推广的社会心理基础与地方图书馆角色重构 [J]. 图书馆论坛, 2023, 43(6): 27-35.
- [11] 赵莹. 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数字阅读生态发展研究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 67(5): 45-52.
- [12] 李安然. 县级公共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机制研究 [J]. 图书馆建设, 2022(11): 37-44.
- [13] 刘志宏.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使命与文化责任研究 [J]. 图书馆论坛, 2023, 43(8): 12-19.

Innovative Practices and Development Paths of County-Level Public Libraries in Promoting National Reading

Wang Dan

Hefeng County Library, Hefeng, 445800

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Reading” as a key national cultural strategy, county-level public librar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cultural systems. They serve not only as channels for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but also as the most accessible cultural spaces within the public service network.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novative practices and development paths of county-level libraries in promoting nationwide reading. Findings indicate that while these libraries generally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limited resources, insufficient personnel, underdevelope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weak social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they are also demonstrating vitality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local brand creation, digital engagement,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s. In many regions, distinctive reading models have emerged, such as localized reading brands, library-school co-construction programs, and online reading platforms. The paper argues that future progress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strengthening talent development, deepen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fostering multi-sector collaboration. Ultimately, the essence of reading promotion lies not in the number of activities but in nurturing the public’s intrinsic desire to read and making reading a sustainable way of life. The enduring cultural value of county-level libraries is reflected in their ability to foster this quiet yet powerful cultural continuity.

Keywords : County-level library; National reading;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ading promotion